

学治臆说

目录】

学治臆说 轶

卷上 轶

摇尽心 轶

摇官幕异势 轶

摇志趣宜正 轶

摇自立在将入仕时 轶

摇访延贤友 轶

摇得贤友不易 轶

摇幕宾不可易视 轶

摇择友之道 轶

摇宜习练公事 轶

摇勿滥收长随 轶

摇滥收长随之弊 轶

摇用长随之道 轶

摇用人不可自恃 轶

摇勿令幕友长随为债主 轶

摇受代须从忠厚 轶

摇勿受书吏陋规 轶

摇事上 轶

摇上官用人非一格 轶

摇宪眷不可恃 轶

摇要人不可为 轶

摇私人尤不可为 轶

摇职不可恋 轶

摇恩不可希 轶

摇迁调非不可居 轶

摇勿躁进 轶

摇勿喜功 轶

摇知己难得 轶

摇禀揭宜委曲显明 轶

摇欲尽吏职非久任不可 轶

摇简僻地易尽职 轶

摇和营伍 轶

摇察寮属 轶

摇礼士 轶

摇宜辨士品 轶

摇解土音之法 轶

摇初任须体问风俗 轶

摇察事之法 轶

摇发觉棍匪勿使知所自

来 轶

摇治以亲民为要 轶

摇亲民在听讼 轶

摇姻族互讦毋轻笞撻 轶

摇犯系凶横仍宜究惩 轶

摇治狱以色听为先 轶

摇听讼宜静 转远

摇未得犯罪真情难成信

谏 转苑

摇要案更不宜刑求 转苑

摇非刑断不可用 转苑

摇据笔迹断讼者宜加意 转愿

摇断案不如息案 转愿

摇寻常讼案不宜轻率申

详 转怨

摇宪案可结不妨讯报 转怨

摇与民期约不可失信 转怨

摇审案贵结 转怨

摇勘丈宜确 转园

摇票差宜省 转园

摇公呈不可轻准 转员

摇告示宜简明 转员

摇得民在去弊 转员

摇民气宜靖 转园

摇退堂时不可草率 转园

摇堂事簿不可不设 转园

摇事至勿忙 转蒙

摇官须自做 转蒙

卷下 转源

摇敬城隍神 转源

摇敬土神 转缘

摇各乡土地神与土神有

别 转缘

摇地棍讼师当治其根本 转远

摇治地棍讼师之法 转远

摇治士子干讼之法 转苑

摇宜使士知自爱 转苑

摇除盗之法 转苑

摇保甲可以实行 转愿

摇查逐流丐之法 转愿

摇催科之法 转怨

摇生伤勿轻委验 转怨

摇命案受词即宜取供 转园

摇相验宜速 转园

摇验尸宜亲相亲按 转园

摇当场奉洗冤录最可折服刁

徒 转蒙

摇详开检宜慎 转蒙

摇勿讳命盗 转蒙

摇吏役宜用老成人 转蒙

摇老成吏役宜留其颜面 转蒙

摇驭吏役在刑赏必行 转蒙

摇至亲不可用事 转蒙

摇用亲不如用友 转蒙

摇亲戚宜优视 转源

摇子弟不宜轻令随任 转源

摇亲友不宜概听赴署 轱辘

摇愿朴亲友当厚遇 轱辘

摇任所不可无眷属 轱辘

摇嗜好宜戒 轱辘

摇饮酒宜有节 轱辘

摇暇宜读史 轱辘

摇用财宜节 轱辘

摇不节必贫 轱辘

摇宅门内外不同 轱辘

摇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 轱辘

摇出纳不可不知 轱辘

摇繁简一理 轱辘

摇财宜实用 轱辘

摇以财用人宜宽 轱辘

摇财不可入私室 轱辘

摇官帑不可亏那 轱辘

摇仓储宜实 轱辘

摇称职在勤 轱辘

摇勤在以渐以恒 轱辘

摇署印与实任不同 轱辘

摇会办公事勿瞻徇 轱辘

摇勿以私人为耳目 轱辘

摇书版摺以备遗忘 轱辘

摇勿轻荐幕宾长随 轱辘

摇公过不可避 轱辘

摇私罪不可有 轱辘

摇事难入庙者断不可为 轱辘

摇上下易隔 轱辘

摇当思官有去日 轱辘

摇勿沽名邀誉 轱辘

摇守身 轱辘

摇为治当念子孙 轱辘

摇勿流毒子孙 轱辘

摇衰病当知止 轱辘

摇去官宜清楚 轱辘

摇还乡 轱辘

学治续说 轱辘

摇官声在初莅任时 轱辘

摇勿彰前官之短 轱辘

摇勿苟为异同 轱辘

摇为治不可无才 轱辘

摇多疑必败 轱辘

摇宜因时地为治 轱辘

摇旧制不可轻改 轱辘

摇陋规不宜遽裁 轱辘

摇常例应酬不宜独减 轱辘

摇美缺尤不易为 轱辘

摇须为百姓惜力 轱辘

摇勿以土物充馈遗 轱辘

摇官价宜有检制 轱辘

摇保富 轱辘

摇保富之道 轱辘

摇办赈勿图自利 轱赧

摇法贵准情 轱赧

摇能反身则恕 轱赧

摇宜求不干清议 轱赧

摇吏不可墨 轱赧

摇墨吏不必为 轱赧

摇清不可刻 轱赧

摇假命案断不可蔓延 轱赧

摇盗案宜防诬累 轱赧

摇办重案之法 轱赧

摇办案宜有断制 轱赧

摇邻境重案不宜分畛域 轱赧

摇社义二仓之弊 轱赧

摇清理民欠之法 轱赧

摇申明上下易隔之故 轱赧

摇用人不易 轱赧

摇宜防左右壅蔽 轱赧

摇差遣吏役不可假手代

笔 轱赧

摇拒捕不宜轻信 轱赧

摇宜勿致民破家 轱赧

摇与上官言不宜径尽 轱赧

摇事未定勿向上官率陈 轱赧

摇上官必不可欺 轱赧

摇勿臧否上官寮友 轱赧

摇告下之语必须详细 轱赧

摇旧典关劝惩者不可不

举 轱赧

摇治莠民宜严 轱赧

摇干才可备缓急者宜留

意 轱赧

摇安命 轱赧

摇勿为非分之事 轱赧

摇事慎创始 轱赧

摇遇仓猝事勿张皇 轱赧

摇进退不可游移 轱赧

摇退大不易 轱赧

摇治贵实心尤贵清心 轱赧

学治说赘 轱赧

摇簿记十则 轱赧

稽狱囚摇查管押摇宪批

理讼摇客言摇堂签摇正

入摇正出摇杂入摇杂出

摇福孽之辨 轱赧

摇勤怠之分 轱赧

摇律例不可不读 轱赧

摇名例切须究心 轱赧

学治臆说自序

余自道州引疾蒙讐，侨居长沙几三十旬。同官之至省者，识与不识，多叨过访，间以吏事商榷，第四男继培窃录所闻，积久成裘。比还里门，姻友将谒选人，辄来问塗，长男继坊又随听而随录之。长夏无事，两男各奉所录以请，曰：“大人□著《佐治药言》，为学幕者言之。今言吏之为治，有非药言可该者，盍写定版行，以申《药言》之蕴。”嗟乎，小子休矣。余不善为吏，即于废弃，而欲为善为吏者言治，几何不南辕而北辙也。坊、培固请不已。因思余之佐治，实戇且拙，而《药言》六十余则，过为师友许可，其诸言有一得不以人废乎？遂取所录，手为别择，汰其复于《药言》者，存其可与《药言》互参者，区分条目，得一百二十四则，析为二卷。自维佐治三十年，稔知吏不易为，身亲为之，凛凛栗栗，切墨引绳，惟恐小逾尺寸，庸莫甚焉。然区区求治之惓，可盟天日也。夫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为之令牧者，人人各尽其职，不亏帑，不虐民，黎庶□安，府廩充实，安在不可仰副圣天子勤民之睿虑于万一哉！自州县而上，至督抚大吏，为国家布治者，职孔庶矣。然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余曩佐州县吏，而自为亦止州县，先后商治者，大率吏州县之人，余之所知州县治耳。故就数十年目见耳闻，凭臆以说，止于州县之治，且止于州县常行之治，他如水利、荒政，治之未亲历者，不妄言，邮□工程治之有专条者，不赘言。言其常，不敢及其变；言其经，不敢通其权。繁杂碎琐，词义浅显，学

治者或当节取焉。神明于治者，非余所能知，非余所能言也。论次既定，题其端曰《学治臆说》。进坊、培而告之曰：小子异日皆有为治之责者也。遇不遇，天也，非人所能为也。人所能为者，治而已矣。尽其所以为治，不遇何伤。离乎治以求遇，是诡也。志趣不正，将事上接下无一而可。昧守身之要，必貽毒子孙，违先人训诫。幸而遇重，为有识者所鄙，况于不遇失己之悔，庸可追乎！夫天下无不可为之治，亦无不可为治之人。治术之不修，急于遇者误之，惟不志在速迁，循循然以称职是蕲，则知州县之所以为治，即知所以整饬州县之治，而州县无一不治，小子识之。有姻友筮仕者，持此与《药言》并赠，倘亦古者赠人以言之义欤？善为吏者，未必一无异说，则请不以臆对，而勤先民之说以应曰：人意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吾意尽如人意也哉！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己卯，萧山汪辉祖书于环碧山房。

学治臆说卷上

尽摇摇头心

余言佐治，以尽心为本，况身亲为治乎？心之不尽，治于何有？第其难视，佐治尤甚。盖佐治者，就事论事，尽心于应办之事，即可无负所司。为治者名为知县知州，须周一县一州而知之，有一未知，虽欲尽心，而不能受其治者。称曰父母官，其于百姓之事，非如父母之计儿女曲折周到，终为负官，终为负心。

官幕异势

官以利民省事为心，非有异于幕也。然幕据理法，心可径行，官兼情势，心难直遂。民之情可以诉官，而官往往不易转达于上。官讷于口者，不能尽吾所言，怵于威者，又恐逢彼之怒，略涉瞻徇，便多迁就。此处能于心无负，方见平日立身功效。

志趣宜正

服官一也，而所以服官之心，不必尽同。有急于干进者，有安于守分者。干进者易躁，未尝不进，而或以才情挂累；守分者近庸，果能尽分，亦终以资格迁除。此其中有命焉，非人之所为也。一念之差，百身莫赎，故志趣不可不正。

自立在将入仕时

志趣之正，全在将入仕时。号称选官，辄以裘马自炫，赁寓宅，假子钱，皆将取偿官中。到官之日，势不能自洁，辗转惑溺不至，败坏名节不止。谚曰：“一著错，满盘输。”发轫之初，何可不慎。

访延贤友

有司之职，礼士勤民，迎来送往，谒上官，接寮属，日有应理公事，簿书凌杂，虽能者亦须借伙幕友，况省例不同，俗尚各别，惟习其土者知之。故到省先宜谘访贤友，聘请入幕。同寅推荐，不宜滥许，上官情势，有必不可却者，宁如数赠修，隆以宾礼。勿轻信妄任，驯致误事。

得贤友不易

嗟乎，幕道难言矣。往余年二十二三，初习幕学，其时司刑名、钱谷者，俨然以宾师自处，自晓至暮，常据几案，治文书，无博弈之娱，无应酬之费。遇公事，援引律义，反覆辩论。间遇上官驳飭，亦能自申其说。为之主者，敬事惟命。礼貌衰，论议忤，辄辞去。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群焉指目而讪笑之，未有唯阿从事者。至余年三十七八时犹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数年，以守正为迂阔矣，江河日下，砥柱为难。甚至苞苴关说，狼狈党援，端方之操，什无二三。初入仕途，往往坐受其误而不自知，于此欲得贤友，宜向老成同官，虚心延访，庶几遇之。

幕宾不可易视

幕宾之名，曰刑名，曰钱谷，曰征比，曰挂号，曰书后。其大较也，刑名、钱谷，动系考成，尽人而知，其当重矣。抑知赋繁之地，漏催捺阁，及大头小尾，诸弊实皆征比核之，而词讼案牘，刑、钱多不上紧，全在号友稽查催办。至书后庸拙疏忽，亦足貽笑招尤，无一可以易视。惜小费者率计较于岁修之多寡，第其人不自爱重，往往随缘曲就。若心地光明、才学谙练之士，岁修外别无染指，非饷廩足称，必不久安其席。与其省费误公，貽悔于后，何如隆礼厚币，择友于初。

择友之道

人之气质，大概不同。毗于阳者刚，不免伉直忤物；毗于阴者柔，类多和易近人。然非平日究心律例，断不能高自持议，较之随波逐流、胸无定见者，遇事终可倚赖。择友自辅，当无取其软美也。

宜习练公事

幕宾固不可不重，一切公事，究宜身亲习练，不可专倚于人。盖己不解事，则宾之贤否，无由识别，付托断难尽效。且受理词讼，登答上官，仓猝自有机宜，非幕宾所能赞襄。不能了然于心，何能了然于口，耳食之言，终属葫芦依样，底蕴一露，势必为上所易，为下所玩，欲尽其职，难矣。

勿滥收长随

长随与契买家奴不同，忽去忽来，事无常主。里居姓氏，俱不可凭，忠诚足信，百无一二。得缺之日，亲友属托，到省之初，同官说荐，类皆周全情面，原未必深识其人之根柢，断不宜一概滥收。至亲临上官，面言者其势不得不允，处之散地，尚非善策，不若任之以事，留心体察，足供驱使，固为甚善，觉有弊窦，立时辞覆，使其无可归怨，亦有辞以对上官。

滥收长随之弊

滥收长随之弊，始于误人，终于自误。盖若辈求面情而来者犹可，其曾出荐资者，一经收录，荐主之责已卸，投闲置散，不惟荐资落空，且常餐之外，一无出息。若辈又多贪饮嗜食，加以三五聚处，赌博消闲，势不得不借债鬻衣，此皆由我误之。彼不自度材力，又不能谅我推情容纳之故。而署中公私一切，彼转略有见闻，辞去之后，或张大其词以排同类，或点缀其事以谤主人，讹言肆播，最玷官声。

用长随之道

宅门内用事者，司阍曰门上，司印曰金押，司庖曰管厨，宅门外则仓有司仓，□有办差，皆重任也。跟班一项，在署侍左右，出门供使令，介乎内外之间。惟此一役，须以少壮为之。司阍非老成亲信者不可，其任有稽察家人出入之责，不止传宣命令而已。心术不正，将内有所发而寝阁，外有所投而留难，揽权婪诈，无所不为，其后必至钩通司印，伺隙舞弊。此二处官之声名系之，身

家亦系之。管厨、办差，则有浮冒扣克之弊，管仓则有盗卖虚收之弊，皆亏累所由基也。

用人不可自恃

此事余身历之，而始悟者往承乏宁远止录游幕时，先后所用旧仆五人，一门、一印、一跟班、一司仓、一管厨。其中一人素无才识，余以閩人苍猾，稽察不易，特令专司启闭，不甚检核。阅岁之后，捺朱票阁禀单，稍稍婪索，间有言者。余念大小公事，一一手治，渠不敢旁参片语，未之深信。又一年而事败，乃痛惩焉，已几几受累矣。兼视并听，如之何可过恃耶？嗟乎！不可自恃，又岂独在用下人哉！

勿令幕友长随为债主

选官初至省城，及简县调繁，间遇资斧告匱，辄向幕友、长随假贷子钱，挈以到官，分司职事。此等人既有挟而来，必揽权以逞，辞之则负不能偿用之则，名为所败，所当谨之于初，无已宁厚其息，而不用其人。

受代须从忠厚

受前官交代，是到任先务。其时官亲长随，急欲自见，往往盘量仓谷，百计搜求，以为出力。甚有不肖长随，借刁难为由，从中需索，一信其说，便著刻薄之名，迨监交持平，说亦终归无用。此等人便须留意，不宜委以事权。至平庸幕友，大处不能察核，每斤斤于些小节目，苛驳见长。亦不可轻听第同监交官，三面核算，正项亏缺，断难接收留抵。如有详案，自不妨斟酌承受，其他

杂项，短少些微，直可慷慨出结。此实品行攸关、勿效官情纸薄。

勿受书吏陋规

财赋繁重之地，印官初到，书吏之有仓库职事者，间有馈献陋规。若辈类非素封，其所馈献，大率那用钱粮，一经交纳，玩官于股掌之上矣。无论不能觉其弊也，觉之亦必为所挟持，不敢据实究办。谚云：“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其斯之谓欤！顾官既洗心，则门印亦难染指，必且多方怂恿，非有定识定力，不惑者鲜矣。

事摇摇上

获上是治民第一义，非承奉谄随之谓也。为下有分，恃才则傲，固宠则谄，皆取咎之道。既为上官，其性情才干不必尽同，大约天分必高，历事必久，阅人必多。我以朴实自居，必能为所鉴谅，相浹以诚，相孚以信。遇事有难处之时，不难从容婉达，慷慨立陈，庶几可以亲民，可以尽职。

上官用人非一格

上官之贤者，使人固必以器矣。即非大贤，未必不用守正之吏。我向稳处立身，办本分之事，用亦可，不用亦可。舍己徇人，断断不可。

宪眷不可恃

属吏受上官之知，可展素蕴矣。然先受知者忌之，将受知者

嫉之，求知而不得者伺隙而挤之，百密一疏，谣诼生焉。上官不一，不能无爱憎之别，即皆爱我矣，保继来者之取舍一辙乎？骆统有言，疾之者深，谮之者巧，受宠若惊，唯阅事者知之。

要人不可为

既经受知，必且受任，任之既重，权渐归焉。而要人之势，成于不自知矣。探上官之意旨者，从而窥词气焉；卜上官之喜怒者，从而承颜色焉。纵不敢揽权，而斡旋微验，门如市矣。况趋奉者日众，势必至于鬻权乎？曩见吾浙为上官要人者，初焉僚属不屑顾，继以同官不暇顾，终且分在己上者，亦欲先一见而不可得。未几雪山见睨，玉屑同漂，而端人正士，甘受其凌肆者，乃安如磐石，名位且日上焉。岂尽天定哉，岂尽天定哉！

私人尤不可为

服官之义，唯上所使。上官以公事见委，艰苦皆不可辞。使我以私，必当自远，不特私事也。名为公事，而行私意，于其间一有迎合，便失本心，为之愈熟，委之愈坚，其势必至丧检飭法。此当于受知之初，矢以朴诚，不知有私，惟知有公。上官以为不达权宜，便是立身高处。

职不可恋

或曰才必可供指使，而后上官引为私人，既以才见知，而不以才应用，上官岂甘心焉。征色不已，必至发声，发声不已，必至积怒，怒不可回，则在在皆获谴之缘，索垢求疵，免者几何？曰：是以平日不可不慎也。作吏者，公私罪名，有动多连，故服官曰

待罪。惟不贪不酷，不亏公帑，即免大戾，其他不韪，皆公过耳。与其恋栈罹辟，何如奉法去官。此处关头，须独断在心，切不可迟疑商酌。一有游移，妻子皆足为累。

恩不可希

亦有怜才上官，不慑之以威，而结之以恩，迁以好官，调以美缺，受恩渐重，图报渐殷，不得不承其志趣，为之驱策。余向言佐治勿过受主人情，受非分之情，恐办非分之事，唯吏亦然。故受恩之名，最不易处。

迁调非不可居

然则作吏必不可迁调乎？曰，非也。所论止争公私之别耳，出于市恩，断不可受，出于抡才，若之何不受？士为知己用，况重以职守哉！报上官即所以尽职守，不敢告劳，致身之义也。不则进而危，不若退而安矣。

勿躁躁摇进

且为上官者，皆有知人之明，不强人以所难也。我不希恩，彼岂漫予之恩。以恩为饵，大率躁进者自取之。上官既投其所好，而欲拂上官之性，是谓无良。况由此而进，必无退理。凡所云云，仍为安分者言之也。

勿摇喜摇功

纵不躁进，而有喜功之念，亦非所以自立身，膺民社，皆见过

之端，无见功之处，克尽厥职分也。偶叨上官赞誉，扬扬得意，必将遇事求功。长坂之驰，终虞衔橛。

知己难得

古人有言，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夫知己诎易得哉！知己云者，用己所长，并恕己所短。若己之才品未尝不知，而己之短长尚未周知，谓己可用，用违其分，是谓知人，而不得谓之知己。卒之不能尽我所长，转致绌我以短，斯殆所谓命矣。

禀揭宜委曲显明

申上之文，曰验、曰详、曰禀。验止立案，详必批回，然惟府批，由内署核办，自道以上，皆经承拟批，上官有无暇寓目者。禀则无不亲阅，遇有情节繁琐，不便入详，及不必详办之事，非禀不可，宜措词委曲，叙事显明，上官阅之，自然依允。凡留意人才之上官，往往于禀揭审视疏密，虽报雨请安各禀，亦不可不慎。蒙头盖面之文，土饭尘羹之语，最易取厌，尽汰为佳。

欲尽吏职非久任不可

为州县者，得百里而长之，即此百里之中，人情风尚，非及期月，断不能周知梗概。知而措之，顺人情，因物利，信而后劳，又非期月不可。事事了彻，方与士民有臂指之联。功令计典，定以三年，无速效也。躁于黻鬻者，历事未几，辄图调署，择善而赴，或无暖席，其于百姓休戚，漠不相关。如富家之雇乳媪，甫与赤子相习，挟主者衣饰而去，致赤子屡易乳媪，为之主者屡损不一，损而赤子终不受乳哺之益。父母官之谓何？嗟乎，夫孰使之然

哉！可不为百姓计乎？

简僻地易尽职

且欲为本分官，利于简僻之地，简则酬酢无多，僻则送迎绝少。六时功课，尽归案牍，随到随办，无虞壅滞，日日事理，常与士民相见，不难取信于人。而吏役无能为弊，官职易尽，官声易著。冲繁之处，劳我心力者，纷至沓来，日不过一二时可以亲民，而此一二时又皆精神疲困之候，非具兼人之才，鲜能自全。量而后入，古人所为重致意欤。

和摇营摇伍

同城文武，休戚均之。捕盗缉私，事皆一体，小分畛域，动多窒碍。原厥所始，半由兵役不睦，偏护成嫌，道先约饬衙役，和缉兵丁。如兵丁多事，则传唤至署，剴切劝谕，且勿知会营官，全其颜面。既免革粮，又不被责，一丁感而众丁渐化。营官性情爽直居多，遇有事故，推诚相白，时时以礼貌接之，断无芥蒂之理。至武职养廉之外，别无赢羨，总比文官拮据，少有通融。量力应付，自然情投意洽，休戚相关矣。

待摇寮摇属

州县之属无几，才略自易周知，此中大有端人，非无奇士。然朝夕相见，性情易为窥测。有等近利之徒，内与阍人相狎，外与讼师相联，揣摩恐吓，无弊不为，概以坦白相待，多为所卖，操之稍急，辄云难乎为下，束缚之，驰骤之，呜呼难言哉！